

武赋斌：用音乐活健康

■马守喜

在我的老家克什克腾旗，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人，他就是已85岁高龄的武赋斌老先生，他一生平淡无奇，但他用手风琴、二胡、京胡、电子琴，给很多歌唱者伴奏，也算演绎了他平凡之中的伟大，他的伴奏生涯至今还在延续着。

早在五六十年代，克什克腾旗文化馆就组织一批文艺爱好者，张凤山馆长是组织者也是演员，武赋斌老先生的父亲武均老先生从土改时就随同旗文化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之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吹打弹拉样样精通，陈淑敏、何凤兰、孙素芝、石玉兰、张喜英、丁桂芝等都是主要演员，后来他们有的进了克旗文化队（后改为乌兰牧骑），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武赋斌是武均先生的长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学校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业余时间积极参与单位和社会的文化活动，作曲、伴奏、编演节目近七十年。他的伴奏映照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会合为声音与命运的戏剧，尽显大时代的鸢飞鱼跃与中华民族自强的精神品格，武赋斌在用各种乐器的演奏中，于大喜大悲，千回百转中，显示了他对民间生活、精神和美学的精湛把握。早在六十年代初，克旗举办大型文艺汇演，由他伴奏，由冯玉琴演唱的一首《翻身道情》，至今令我难忘，也让获得广大观众好评的商业代表队，一炮走红，武赋斌于1964年在红旗革命歌曲演唱中荣获旗委、旗政府颁发的伴奏奖。

武家是音乐世家，武均老先生在



乡土人物

旗里各种演出伴奏了大半生，而武赋斌则伴奏了近70年，可谓克旗音乐界的常青树，自六十岁退休后，他便来到社区和老年合唱团，风雨无阻又伴奏了20多年，很多年轻歌手在他的指导下，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各种大赛中，都取得了不菲的名次。

武赋斌的大妹妹武赋荣也是位多

才多艺的中学教师，她在克旗经棚二中任音乐老师时，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办起了文艺班，一支管弦乐队培养了一批音乐新人，很多学生能歌善舞，有的学生毕业后被克旗乌兰牧骑选用，有的成了所在单位的文艺骨干，她搬到上海后，成了社区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武赋斌的长子武海平，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奏员，尤其是京胡、板胡拉的如醉如痴，在众多演出活动中，都显示了他出众的才华。武赋斌的女儿武海英，更是一位能歌善舞的才女，早在上小学时，就在京剧沙家浜中显露了才华。在经棚一中读高中时，更是一位在文艺队中的核心人物。她的手风琴拉的不比专业人士差，至今在退休同学中，经常看到她的精彩表演。这是一个欢乐幸福的大家庭，在近几年春节相聚时，全家总动员，一场精彩的“家庭春晚”让人们称赞不已，如今武赋斌已是四世同堂，新一代在他的影响下，也显露出自己的音乐天赋。

武赋斌总是充满朝气，做事细致入微，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把乐观、信心和温暖带给身边人，在孩子们眼中永远是年轻、乐观、有激情的人。当孩子们在儿时，家里总是充满歌声和笑声，武赋斌多才多艺，品行端正，影响着武家几代人，武家人都为入厚道、重情义、重感情，做什么事情都认真、本分、真诚。他的二儿子武海城从部队退伍后，在公安战线工作，走上了领导岗位，退休后，虽然家居在北京，每年回家乡都组织同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联欢活动，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声望。武赋斌虽然已八十五岁高龄，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他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精神与气质令人敬佩，也激励着后辈不忘初心、不畏艰难，继续前行，因为武家世代与音乐结缘，也培养了他们淳朴、善良的好家风。



代丽娜水墨画——花鸟鸡戏图

缘起一念间

克旗龙泉酒厂一瞥

■李云鹤

秋日，随同几位老师踏上访友之路，兴冲冲奔赴那座深山那趟川。车子在乡村公路上穿行，高大的杨树大道而立，树梢儿似乎贴着天空划过，刀刀儿似的，齐刷刷刷出一幅高原蓝，哈达一样在头上翻飞。无意中谈及青稞酒时，赶巧路过龙泉酒厂，几人一时兴起，决定驱车前往，毕竟百闻不如一见。车子驶离公路，沿水泥路面蜿蜒东去，不一会儿，就见一座大院伏卧在东山脚下，同行的老师说，那便是龙泉酒厂了。经厂方许可，我们顺利通过门卡。下了车，眼前高墙深院，古树参天，抬脚踏步间，已是另一番天地。一进院，迎面一堵影墙，似碑似匾，与大门遥相呼应。影墙大体银灰，正面纯

白底色，其上上书“百年传承，匠心酿造”，笔力苍健，体态丰满，浑厚处不乏灵动，稚拙处暗露峥嵘，落款处“为克旗青稞酒题——苏涛”，更是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整个篇幅布局紧凑，简而不薄，厚而不拙，巧妙契合了“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

影墙之后，一棵古树擎天而立，树干要二人合抱才可围拢，近看，树皮粗糙，裂纹遍布，如双唇翕合，欲说还休，又似慧眼无波，笑而不语，好一派沉稳练达之气！

进院左转，前行三五步便是厂房，正南一门洞开。入其里，水雾升腾，酒气缭绕，闭目吸气，甘、酸、热、辣、爽……含混杂糅，兼而有之，细细辨别，竟难辨其妙！鼻翼微张，顿觉醍醐灌顶，仿佛和一个醉酒的女子撞个满怀，令人惊而不愠，嗔而不恼，心中反生窃喜。一旁偌大的圆洞里，发酵好的糟料堆成小山，样貌粗粗，实则醴酪，正被传送带输入烧锅，若洪流滚滚而来，滔滔而去，浩浩汤汤，轰轰烈烈。粟黍千万，前仆后继，这趟汤蹈火的决绝瞬间撼动人心，像是殉情的节烈女子，为一人，舍一生，瞥一眼，念一世，无情却有情！

酒香钻进鼻腔，浸透肺腑，刹那间，心中对于酒类的一贯排斥荡然无存，反而贪了，恋了，殊不知自己竟是嗜酒的！莫非，此前所有的酒都和我没投机缘么？“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此刻，迷恋一段酒香，多像怀念一场初遇，斟一盏茶，相遇就省了寒暄，呷一口酒，初见就成了永远，有酒，人生处处是佳境。

一旁，出酒池里清浆流泻，若山泉汨汨而出，酒香浸入鼻喉，顿觉神清气爽。“一滴青稞酒，十里草木香”，草木深情，酒有乾坤，寻知己，觅红颜，壮行沙场……化愁肠百转，解相思万重，对

天盟誓亦非酒不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从此生死与共，大业千秋。滴酒有灵，热辣刺喉是血性，绵甜爽口是柔情，厚积薄发的酝酿，似灵魂转世，熔岩喷涌。眼前一口老烧锅，一眼山泉水，百年传承，匠心匠心，从粮食到美酒，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旷世绝恋一般，只为一厢情，绝无旁鹜。

千颗粟，一雨露，不为金樽攀富贵，只为桃园送春风。妙语解心事，莫如一壶酒，醉酩酊，恣意忘形，人生有酒才尽欢。放歌纵酒的癖好，作伴还乡的欣喜，没有酒，如何让人痴醉，让人狂？闯荡江湖的豪迈，快意人生的不羁，闹舞风云的叱咤，吟风诵月的儒雅……境遇种种，酒助波澜，更能抵达极致。闻着酒香，渐觉微醺，我这是醉了？

酒的酝酿多像起伏跌宕的人生。“酒逢知己千杯少”，说的人和人要脾性相投，否则就坏了喝酒的情致。其实，酒又何尝不需要知己呢？“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和酒彼此知遇，才能人酒和合，其乐无穷。众生芸芸，若无知己，可悲，可叹！一款心仪的酒就是梦中情人，一念就痛，一思成疾。席间推杯换盏，酒同入异，个中滋味，甘苦自知。酒不对路，话不投机，是机缘尚浅，难以相惜、相知、相悦！人酒投缘，像许仙路遇白娘子，爱就爱了，恨就恨了，何惧它水漫金山？

坦途顺境的安逸，染病求医的凄惶，止步喘歇的劳顿，家和事兴的美满……人生一幕幕，有酒有滋味。竹杖，芒鞋，一袭烟雨，有酒便不觉寒

凉。远走他乡，孤星残月，青石床，藤萝帐，豪饮一杯，何必华服居高堂？一山，一寺，一壶酒，心中自有浩然气，再有一二知己作陪，且歌且饮，岂不快哉？绿野长天，烈酒一盅，狂笑一声，人去也，披一世清风明月，担一肩星影霜花，何等快意！一壶老酒，抵洪荒之醉，濯世俗之心，天高地阔，语痴，人醉，泪滂沱，人生百味，终要一人尝尽。世上没有酒，谁陪你“春风得意马蹄疾”？谁陪你“冷雨敲窗被未温”？粗衣布鞋，谁陪你“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前世，我也是豪饮的侠士吧？曾经仗剑天涯、快意恩仇；抑或是痴迷诗酒的性情女子，曾经“斗酒诗百篇”“绿蚁新醅酒”；曾经“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一旦邂逅十里酒香，才有这恍如隔世、相见恨晚的遗憾，如此而言，没有酒香熏染的前半生是否算作一处败笔？

酒厂一瞥，稍有幡悟，并非某女不善饮，从前酒香不宜人。眼下，秋已过半，因了这酒身心香暖。

行程吃紧，我们逗留片刻继续赶路，此行不过惊鸿一瞥，窥得冰山一角，管豹一斑，自是浅薄了些，然我恋酒之心昭昭，可问苍天。行文仓促，痴语妄言，见者嫌也好，笑也罢，言出肺腑，坦然无忌。

余生爱上酒，缘起一念间，不为卿卿不为君，只为酒香太销魂！来日方长，愿杯中酒有青稞，推心酒友三两个，足矣！



克什克腾物语

书声琅琅

书声教育的品格

■李冠男

“喂！冠男吗？我是锐民啊，到呼包二市办事，经过集宁，顺便到你这了。”

接到电话，我急急忙放下待写的材料，下楼直奔约定的地点。锐民是我在书声读初中的同学，他的到来，让我蓦然想起三十六年前的校园生活和求学时光，还有那里的老师、同学，以及土房教室和宿舍。

怀念总是珍藏于灵魂深处，像一幅幅温馨的画面，在每一处行色匆匆的驿站、流年飞逝的渡口，花朵般盛开，梦境般醒来，影片一样回放。

书声中学设在大川的河谷地带，山高路险，住在东、南、西、北漫甸儿的同学求学的行程极不容易。那年那月那日，学校两个周末休息一次，双周五早晨放假，周日返校，这个规定一直持续到合乡并镇。那时，没有公共汽车，来往书声中学念书的学生全靠步行。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每个星期背着干粮和炒面，爬高山、穿山洞、越田野、趟河水，结伴去书声（现在的倪其营子）上学。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书声中学的钟声如同岁月的风铃，激荡在无数书声学子的脑海，书声中学的品格犹如无声的细雨，滋润着书声学子的心田。丝丝缕缕，反反复复，又双叠叠地相伴于书声学子跋涉的旅途。

人生，总要远行。离开书声中学已经三十六年了，同学的到来，我好像又回到昔日的书声校园，那个绽放于奋斗的山乡边，一起追追忆忆，驰念三十六年前求学时的那份美好，错过的，遗憾的，拥有的，高兴的，那些永远值得留恋的青春的碎片……

三个月前，我的英语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刘广恒》，更激起了我们对昔日书声中学的回忆。这篇文章一经面世，立刻“洛阳纸贵”“万人空巷”。我们思念和祝福老校长、老师、同学们的同时，也在深刻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时期，那个给我们带来无限幸福的书声中学。

现在，从书声中学毕业的学生，国内的、国外的、首都的、农村牧区的，大多还保持着联系，尽管书声乡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书声学子对学校衍生出来的情结却日益拉长，甚至升华成图腾。我们潇洒地出入在城市、城镇和农村牧区，真的能切身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成就感，也能从心底享受书声人那份光亮和新鲜。

书声之美在于底蕴厚重，桃李依依。书声之魂，在于永葆初心，传承情怀。书声之精神，在于革故鼎新，担当作为。

尽管那个贫寒的年代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物质生活，但是书声中学把我们带进了知识的殿堂。更为重要的是，书声中学给我们培育了独立的思想和康健的精神。

我们的文字框架、语言水平、史哲思路、理学功底都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教育我们要保持思想独立，善于思考，保持理性，懂得思辨，明辨是非。同时还希望同学们心存敬畏，敬畏自然，敬畏规则。不因年少而自恃，不因勇敢而无畏。老师们课上常说，“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鼓励书声学子要志存高远，涵养胸怀家国的格局。要博学笃行，练就大有作为的真本领。要砥砺前行，锻造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老师们课下常说，精神对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它是一种思想信仰，是一种品格修养，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没有使般的激情，不思进取，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个团队、一个单位也同样如此，没有了精神，没有了精神的力量，将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将会陷于困顿和迷茫，将会一事无成。

曾记得，在语文课上，辛俊卿老师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讲课的声音；曾记得，在每周一次的班会上，班主任段瑞昌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曾记得，我的恩师刘云新老师一天三番五次地逼我们英语单词……一切一切都不是过往，而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回忆，母校陪伴我们度过了宝贵的初中时光。我们出身虽然是农村孩子，但是我们不卑微，学校的角角落落，都萌发出希望的种子，都激荡着奋进之势！

“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这是我在初中从语文教材《荔枝蜜》上记下的一段话，我想形容昔日我们经历过的书声教育，最为贴切。

生如蜜蜂，也许就是我们书生的操守，抑或使书声教育的品格。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



楼下的邻居

■经棚一中高一8班 王如一 指导教师 丁建华

她是我的邻居，住在我家楼下。她大约五六十岁，身材臃肿，头发随意在脑后挽着，一举一动都一板一眼，很用力的样子。

第一次对她有坏印象是看见她与人吵架。那天放学回家，正好碰上了她和别人吵架，因为别人不满她家的东西堵满了楼道。胖胖的她叉着腰，唾沫横飞，咄咄逼人，一声高过一声地同别人吵。后来人家摆摆手摇摇头走了，得胜的她轻蔑一笑，嘴里有的没的哼哼，像是气得不轻。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小市民”这样的词。

后来时常见她与人争吵，看见她随意将垃圾袋放在别人家门口所对的区域，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么蛮不讲理的人呢？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正打算出门，忽然听见楼下有细碎的语言和儿歌。我闭上眼睛仔细聆听，像是谁家的婶婶在哄小孩。到了她家门口，门恰好开着，我不经意地一瞥，映入眼帘的是穿着碎花半袖的她，一手抱着她的小孙女，一手扇着扇子哄她的小孙女睡觉。扇着扇子的手还随着哼歌的节奏轻轻拍在孙女的身上，我突然觉得这画面有些美。

我又重新去看她：几缕头发随意别在耳后，眼睛似乎比平常大些，也明亮些，嘴唇微微张开，浑身上下透着柔和的光。

自从看见那一幕，看见她的柔情，我再到她与人拌嘴的样子便释然了，这只不过是普通人最平凡不过的生活吧！